

u magazine

周刊
LIFE +
WEEKEND

一書三冊
ISSUE779 / 逢星期五出版 / 30.10.20

Smart Kids | 楊卓娜 三個女兒的教煮

Health | 手痺兼胸口翳悶？烏龜頸累事！

Music | Gorillaz 音樂連續劇第一季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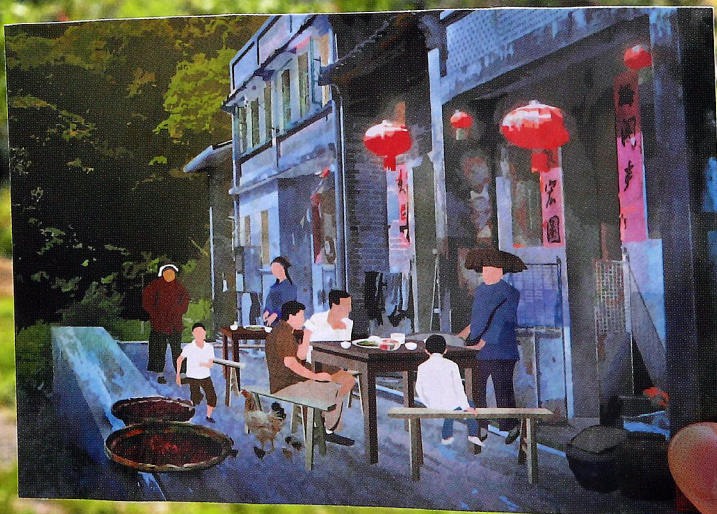
Movie | 《怪誕黑巫后》Anne Hathaway 嚇細路

Talk to U | 鄭欣宜 做你的小夜燈

Art | 西九秋日 舞藝戰鬥

梅子林

— 隱 世 荒 村 重 生 —





text | 呂嘉麗
photo | Kee、Wyman、受訪者提供
edit | Florence Lai
art | MING

梅子林

隱世荒村重生



梅子林村的舊屋有數十以至百年歷史，部分只剩下牆身，去年由藝術家葉曉文以梅子林的生物為題，畫上壁畫。

香港幾多荒村，淹沒於叢林之中，人迹罕至。沙頭角的梅子林村，也曾是其一。自從新界東北的荔枝窩積極復耕也復村，人氣再現，由荔枝窩再往高處走廿分鐘可達的梅子林村，最近亦重拾生機，成為活化本地鄉郊社區的新焦點。

這條接近三百多年歷史的客家村，被叢林包圍，80年代開始荒廢。舊村得以「重見天日」，背後有班村民、義工、大學及文化組織，每個星期攀山涉水，在此地共同設計，一起將舊村活化保育。荒村，是這樣重生的。



梅子林小檔案

梅子林屬於沙頭角「慶春約」七村之一，其他六村包括荔枝窩、蛤塘、鎖羅盆、三桠村、牛屎湖和小灘，村落之間守望相助，結盟成為夥伴。追溯至三百多年前，曾氏在 1661 年開始在梅子林定居。村長曾玉安說，他見證過最繁榮時期有約 16 戶定居，村民人數接近 80 人。大部分在六、七十年代因為移民及交通不便而遷走，現在基本沒有村民居住。去年，梅子林重新復電，村內舊屋由藝術家畫上壁畫，並開設了梅子林故事館。



梅子林村無車可達。若持有禁區紙，可於沙頭角碼頭乘坐快艇前往，需時 15 分鐘。不過，對於大部分沒有禁區紙的市民來說，最「輕易」的途徑要數逢周六、周日營運的渡輪，由馬料水出發，至荔枝窩碼頭，再步行半小時山路抵達。鍾情遠足者，也可由烏蛟騰或鹿頸出發，經山路兩小時左右可達。



永 續 梅 子 林 場

社 區 參 與 實 驗

要

前往沙頭角梅子林村，動輒需要兩三小時。先在馬料水碼頭乘船一個半小時，抵達荔枝窩碼頭後，再沿山林小徑走廿多分鐘。枝葉扶疏之間，幾間老舊村屋隱現林中。再往前走，可見兩排村屋前有一片梯田，三面被叢林和高山包圍。原本荒廢數十年的村落，如今有人在鋤田灌溉、磨走攀爬架上的鏽漬、有人合力搬動橫樑，在荔枝樹下手造長椅。

群山環抱，背山面海，梅子林村可謂風水一絕。「梅子林位於在山腰，有時會有雲霧包圍。這裏可以凝望旭日初升，以及月亮慢慢從海面掛到山上。」梅子林村村長曾玉安如是說。他的祖先曾起有，1661年從東莞清溪一路流徙，遷至梅子林。遙想三百多年前，古人或者也是看到如此好山好水，決意定居在此？



數年前，村長組織村民和義工，挖出被埋的水塘，讓梅子林重新供水。



村民移民後，部分舊屋日久失修和只剩幾堵牆壁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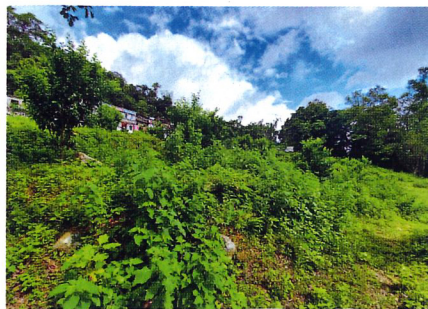
三百年客家村

村長在梅子林村出生，「由荔枝窩阿嬤接生，落荔枝窩讀書」。部分曾姓村民三百多年前就住荔枝窩與黃姓合力建村，兩村關係一直相當密切。走過保留得較完整並畫上壁畫的兩棟房子，村長帶我們看他出生的老屋，他在瓦堆間邊走邊說：「這裏有天井、有灶頭，有個水缸。這是沖涼房、再進來廚房部分。這裏有間房，還看到窗在這兒。以前覺得窗好高，現在因為瓦礫堆起，顯得矮了。」

他推算，老屋有近二百年歷史，因為「太婆年代已經存在」。村長三歲時，跟家人一起搬到梅子林村另一間屋居住，這所房子日漸失修，大概九十年代屋頂倒塌，如今只能借幾堵牆，話想當年。

隱現在樹林之間，梅子林村可謂「真隱世」。

荒廢數十年，梅子林村屋的梯田，在數年前長滿野草野樹。



村長的復村夢

為了就學，村長後來搬到上水居住，但仍不時會回村。01年籌備慶春約七村十年一屆的打醮時，他發現鄉村破落，愈來愈少人，也青黃不接，毅然辭去高薪教席，回鄉做地區工作，爭取沙頭角禁區開放：「沙頭角好，梅子林才會好」。因為梅子林沒有車路，從沙頭角搭快艇最快，只需15分鐘船程，卻要持有禁區紙才可循此「捷徑」，若沙頭角開放，就會多一個途徑進入荔枝窩及梅子林一帶。

復村之夢，不只為自己，村長念茲在茲的，是地盡其用，人盡其才：「香港那麼多人住劏房，但同時有那麼多空間荒廢，為何不可以善用土地資源呢？城市人即使不能入村住，但假日來露營體驗，咁咁氣也好。我也想支持年輕人，發揮創意，在這個實驗場嘗試不同的東西。」

百方支援

荒廢數十年的梅子林村，梯田早已變回次生林。他不欲家鄉被森林掩蓋，於是號召村民及義工力量，清除梅子林村梯田上的野草野樹，讓村落重見天日。試過種回梅子（相傳梅子林之名的由來，是因為盛產梅子），可惜效果欠理想，近年改種桔樹。他又組織義工，花了三日將本已被植物泥土掩蓋的水塘挖掘出來，讓梅子林村重新供水，去年更是相隔四十年後重新供電。

天道酬勤，多年的堅持，吸引愈來愈多組織前來，希望幫這條村保育。去年他跟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合作，將其中一間屋轉為梅子林故事館，展出昔日村民的生活，也請藝術家在部分舊屋畫上壁畫，一洗頹廢舊象。環境保護署上月公布，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獲批准項目中，有三項計劃都將在梅子林村進行，包括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為期三年的「永續鄉村：梅子林及蛤塘社區為本的森林村落生態系統管理計劃」，以及香港中文大學建築學院的「梅子林復育計劃：實驗性建築復修示範」。

建築系學生 × 長者義工

烈日當空，有兩個年輕人在鏽漬斑斑的攀爬架上除鏽。村民偉清大叫「不用打得那麼靚喇！又冇人工！」原來，義工良哥今日本想往在攀爬架塗上防鏽油，剛巧中大建築系的學生來當義工，他便教他們如何打磨。今早，他們還幫良哥在遊樂場邊，挖出一條水道，讓這裏下雨也不會水浸。

這些遊樂設施，是殖民地政府在六十年代興建的。村長憶述：「當時我們有十多個小孩子，政府見到那麼多小朋友，便用這塊爛地建了個遊樂場。」隨着村民遷出，遊樂場多年沒人玩，中大建築學院鍾宏亮教授的團隊，正開始嘗試跟村民實驗「共創設計」，將會一起決定舊屋及遊樂場的復育方向。村長透露其中一個想法：「建築系教授說，老屋的建築特色是用上了夯土牆，日後我們會保留一部分，加建上蓋，也會將挖到的器皿展示出來。」



梅子林故事館展出當地村民半世紀以前的用品。

梅子林村村長曾玉安，站在自己出生的老屋，話想當年。





良哥（左）及村長合力將舊屋廢棄的橫樑搬到樹蔭下作椅子用。

村長熱誠打動義工

村民從四方八面招募義工，每個星期，都會有一班義工長途跋涉前來幫忙復村——除草、鋤田、種植、施肥、收拾塌屋的頹垣敗瓦、駁水駁電。義工之一「蕃茄」已經 73 歲，但近月幾乎每星期都會入來，最近她開始在壁畫屋前，嘗試種植。「這裏不是村長話嘅事，因為有不同的屋主。有時他們會說，這裏可以怎樣做，有興趣做的便去做。」

她因為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主席李以強（Charles），得悉梅子林的故事：「香港好多村都廢了，但我覺得這裏幾有人情味，村長好有熱誠，想將自己出生的村復原，讓後代可以回來，我覺得這個理想很好。即使有些建築物牆壁已經塌下，仍有不同的人，例如是畫家，在這裏付出，美化這條村。既然有時，還有體力，幫得就幫。」



蕃茄最近幾乎每星期都來，是資深義工。

山上沒有餐廳，村民有時會煮飯慰勞義工。



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主席李以強，跟村長推動復村及建立故事館。

永續森林村落

中大建築學院教授鍾宏亮，過往幾個月已連同學生義工團隊，每星期或隔個星期，入村幫忙復修。鍾教授希望，可以針對村內三棟歷史建築，研究夯土建築復修，再現傳統春牆風貌，探討「開放式夯土客家文化」可能性，也以就地建築實驗推動社區，探索「鄉郊未來生活體驗」的可能性。同學在清理塌牆過程中，挖掘到不少數十年前的文物，希望將來有機會展出。

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的高級項目主任梁兆謙說，「永續鄉村：梅子林及蛤塘社區為本的森林村落生態系統管理計劃」希望延伸荔枝窩的永續鄉村模式，但將有不同重點和特色——它是香港首個以高地森林生境（Habitat）為保育目標，同時保育自然與文化景觀的項目。它是一個自然保育管理協議，將會跟各界的持份者共同實踐及推廣永續森林村落。具體來說，項目包括建築修復、生態普查、復耕，也將有公眾教育活動，包括導賞團、野外考察及露營。

大眾或會質疑，活化鄉村是否為發展鋪路？梁兆謙解釋，一般市民或覺得，鄉村發展，不是建丁屋便是渡假村，但他個人相信，梅子林村位於山腰，沒有車路，難以循這方向發展。他們亦希望展現予村民及公眾，鄉村不只一種發展模式，可以有另外的選擇：「我們希望鄉村有適量的經濟活動，提供誘引讓村民去保育。」又有經濟活動，又可以保育，聽似矛盾，他解釋，復耕只要選擇得宜，其實可以提升生物多樣性，例如是種植可以吸引蝴蝶的植物，而導賞活動將維持小規模形式，也會透過活動提升公眾保育及環保意識，推動山野不留痕。

參與復村 當「另一個家」

這天，義工之一良哥，便跟村長一同抬起一根大橫樑，搬到樹下，拿起槌子和鐵釘，不消幾分鐘，便將舊屋的廢物，化為公共家具。梅子林位於山上，運送物資困難，義工時常就地取材，解決問題。這村乏椅，早前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舉辦活動前，良哥使用村內廢棄的木材，手造出幾張椅子，選用破屋的磚頭，砌出燒烤爐。如此壯健，看不出良哥其實已經年屆 72 歲，村長讚他「多才多藝」，事關梅子林很多建設都有他的份兒。

「有冇着燈啊？」到了下午，又聽到良哥問。原來是在接駁電燈。村內現時只有兩個位於室外的廁所，均由村民自己搭建。記者第二個星期到訪，良哥又說，上次露營，女生去洗手間沒有燈很麻煩，於是今天目標之一，是將燈駁到洗手間。

他早年曾在行山時經過梅子林村，他用「荒涼」形容。認識 Charles 和村長之後，他自動請纓，加入義工團。現時只有周六日有船入荔枝窩，良哥有時在平日入來，便走兩小時山路，少一點毅力的人，早就放棄了。明明不是自己的鄉村，仍然如此落力，良哥笑說：「不斷有很多事情參與，感覺自己都有份兒。俗套點的說，都當這是半個家，希望搞返好佢。」



中大建築學院學生擔任義工，幫忙將六十年代建造的廢棄架除錯。

梅子林故事館 期間限定

展覽開放時間

日期：11月22日及29日、12月6日及13日

時間：11:00 am - 2:30 pm

另外，也可報名參加由沙頭角文化生態協會主辦的印洲塘樂遊大使計劃「引領吧！導賞團實習」公眾導賞團，詳情請參考網址：<https://astkce.hk/>

香港電影資料館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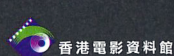
創意搖籃

THE D&B STORY

德寶的童話

雙龍出海
一啖OK
最愛
地下情
三入世界
皇家戰士
等待黎明
最後勝利
展覽
12/6 - 6/12/2020
香港電影資料館展覽廳
免費入場
查詢：2739 2139
www.filmarchive.gov.hk

主辦



夥伴機構





芷瑤（左）和 Chris 希望透過文化繪圖，展現鄉村的在地故事，在過程中連結村民、海外村民、農夫、學生及公眾。

以畫會村

重現在地故事

圖畫上，幾位村民聚在屋前的木枱檯，面向連綿梯田，伴着餘暉乘涼吃飯，共敘天倫（請參考封面相片）。這是「繼里畫坊」社區共創項目團隊的畫作，將梅子林村半世紀以前的熱鬧景況和簡樸生活，重現眼前。這年來，兩位年輕建築師，時常由港島遠征梅子林村。他們以文化繪圖（Cultural Mapping）作為工具，跟村民打開對話，將口述歷史活靈活現的以圖畫展現。與村結緣，原來因為一個牠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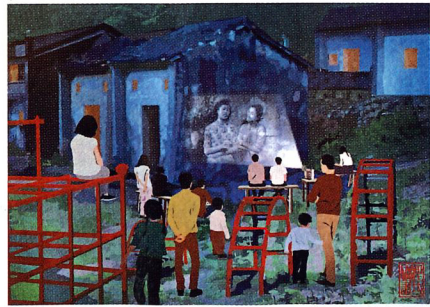
二人早前畫了些明信片，跟村民打開對話。

當城市人遇上村狗

Chris 和芷瑤也在港島市區長大，卻被鄉郊深深吸引。二人喜歡行山，五、六年前遠足時，經過荔枝窩村一帶。怎料其中一隻村狗跟着他們，由鹿頸走到三桠村，所以他們對此地印象深刻，「當時我們還說，下次要帶東西來餵牠們。」芷瑤說：「那時梅子林村仍是雜草叢生，幾乎掩蓋了遊樂場，還未種植桔樹。未有颱風山竹前，屋場得少一點。」

當時他們覺得，荔枝窩一帶有不少滄海遺珠，但外界並不認識。因為修讀「永續社區」的課堂，他們得知「滙豐永續鄉郊計劃」之「社區共創：重塑鄉郊」項目接受申請，便膽粗粗交了計劃書。他們坦言，起初的計劃，在更深認識及多番修改後，已經很不一樣。

以前村民娛樂少，殖民地政府不時會派人來播放電影，投影在牆壁上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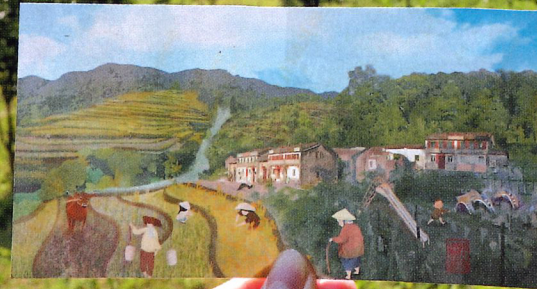
本來他們只畫了一個人捧着孔明燈，村民提點之後，改成了這個版本。

圖像化口述歷史

後來梅子林村村長邀請他們參觀梅子林，帶他們行了一圈，講述以前的生活。「令我們萌生了一個想法，畫出這裏的境況。以前沒有相機，他們時常講很多故事，沒有圖像，現代人難以想像。」坊間不乏文字版的口述歷史，但現代人不喜歡閱讀，他們便希望用圖像吸引人看。Chris 也解釋：「我們的專長便是『畫嘢』。建築師的訓練就是將資料圖像化。」

城市人貿然入村，難免令人有點戒心，於是他們手繪幾條鄉村的面貌，印成明信片，嘗試跟偶爾返村的村民打開話匣子。聽了村長村民描述以前的生活後，他們拍下圖片，先畫初稿，村長給予意見，他們再來來回回幾遍修改。雖然梅子林村有七成村民已經移民海外，但他們仍然遠距離參與復村。藉着畫畫，他們跟村民慢慢熟絡，芷瑤說：「有移民英國的村民，看到我們的圖畫，會留言糾正我們的文字描述。」

「畫的過程都是一種學習。村民看得很細緻，也可以讓我們知道他們重視的東西。例如一開始，我們畫了一個人捧着孔明燈，他們就說，孔明燈是需要多人合作才能放的。這便體現到村落的團結。」圖畫作為中介，二人就像跟村民一起走進時光隧道，有時會激起村民熱烈的討論，例如「究竟滑梯是向哪邊呢？」有村民讚嘆，「這張氣氛很好！」又說圖畫讓他們勾起少年情懷。



早前村長送了一顆在梅子林一帶野生的薯蕷給他們。芷瑤以自己這件白色襯衫實驗「真染」，成功染成啡色。



城市人的根

「他們對條村很有歸屬感，會覺得『條根喺度』。他們在此出生，在此生活，每逢節慶，都是一呼百應，還會去拜祭第一個入村的祖先。」市區長大的他們，聽過村民的故事，對自身也多了反思。芷瑤從沒有回過鄉：「我記得我聽完村長的故事之後，回到家立即問我媽媽，我鄉下在哪？但他們都不太講得出，只說到祖父母一代走難來港。」

Chris 說：「你由細到大在香港，覺得鄉下就是香港啦，但好像不是這種心靈上的鄉下。市區人就算買了層樓，都不會覺得有條根在此，那不是心靈的歸處。如果有間老店在此，可能都會有這個感覺，但結業後就不會有了。」他們拋下了一個問題：「城市人的根，在哪裏？」當我們談永續鄉郊時，香港市區更替節奏急速，舊建築不斷拆卸、重建，這種與地理連結的歸屬感，又能怎樣建立呢？¹⁷



除了畫梅子林村，「繼里畫坊」繪畫不少鄉郊冷知識，吸引大眾關注。